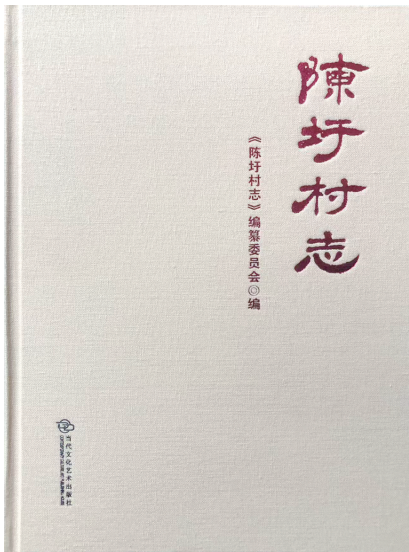


解剖乡村的村志

黄骏骑



《陈圩村志》
当代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经怀宁县小城镇的何新年先生牵线联系，前不久，黄来平先生专程给我送来《陈圩村志》。据来平先生说，这是迄今为止怀宁县第一部由村民自发集资编纂的村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村志的问世，无疑是怀宁县文化史上一件可喜可贺的盛事。

《陈圩村志》装帧精美，图文并茂，洋洋洒洒50万言，配以照片700余帧。建置区划、自然地理、人口分布、姓氏来源、经济特产、乡村建设、党政群团、文化教育、民风民俗等，凡能涉及的门类，几无遗漏，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解剖乡村的百科全书。

村志的编纂，可谓福荫子孙，功德无量之举。诚如李智海先生在序言中所说：“《陈圩村志》虽然不能与市志县志比肩，但是其‘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’的功能永在。它可以保存文献、充当乡土教材，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研资料，它也是当地百姓生活的必备之书。它能起到扬善惩恶、表彰教化的作用，使人民群众了解家族史——发展进程、历史变迁。它可以增强村民的凝聚力、维护民众间的团结互助、激起村民热爱社会、热爱家乡的感情。”

披览《陈圩村志》，仿佛踏上一次回乡之旅。笔者以为，这部村志至少在三个方面为父老乡亲留下了珍贵的村史，也为我们了解乡村打开了又一个窗口。

村落变迁留史料。村志开篇围绕“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”，追溯陈圩村源远流长的历史。早在公元十四世纪初叶，一支陈姓族人从江西迁徙而来，在皖水和珠流河之间平阔的土地上安家落户。尔后，各姓人氏迁居于此。“他们友善相处，团结合作，开荒垦田，修堤筑坝，建庐扎寨，聚族而居”。岁月交替，当初的陈姓18人，绵延到现有黄、陈、吕、董等14个姓氏千余人。书中对至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姓氏，举凡姓氏起源、家规家训、世派宗祠等，均分章节逐一详尽记载，从中可以解读陈圩古代与现代的社会结构、家庭结构与婚姻状况、人口迁移状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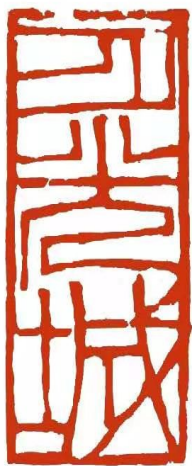
陈圩水源充足，耕地肥沃，实为鱼米之乡，因而物产丰富。书中对竹席、水红菱、南瓜、莲藕、山芋粉圆子等土特产乃至植物、动物、药材资源都有记载。这些都曾与陈圩人的生活密切相关，如今大多

已成为地方文化记忆。其中有的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，但依然有在纸上流传下去的必要。它们已经成为一幅幅诗意盎然的风俗画，哪怕只是话语或记忆中的景象。

社会发展留印迹。陈圩先人除捕鱼狩猎，就是从事农圃稼穡，土地无疑是他们赖以生存之本。志书中对土地变迁的记载，折射社会的发展轨迹。从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，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“三级所有”，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土地规模经营……陈圩人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，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，步入小康社会。改革开放给陈圩人在居住、交通、通讯、公共设施建设、家庭生活等方面带来的变化，都有鲜活的呈现。书中不惜篇幅，对炒秧田、做秧田、犁田、搭田埂、插秧、双抢、撒播红花草等农事的过程娓娓道来，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。读着这些，感到格外亲切，让我一下子回到那个年代，在故乡和乡亲们一起“汗滴禾下土”，割稻、搞双抢的一幕幕，恍如昨日，历历在目。如今，记忆中的田园风光、男耕女织、小桥流水、鸡鸣狗吠的景象虽已远去，但农民对推动社会发展的贡献，是不应该忘记的。

传承文化留乡愁。陈圩是一个文脉悠长、人才辈出的村落。《人物篇》中，对莘莘学子、人民教师、革命军人、陈圩名人、历任村干、技能人物、商务人士、竹席传承人、乡村医生、九佬十八匠等，均配以照片，一一介绍，为他们立传，让人们铭记他们的贡献，从而激励后来人见贤思齐，为建设美好家园献智出力。《民风民俗》篇，收录了当地人经常应用的俗语方言、谚语、歇后语，读来饶有趣味。“风俗习惯”一章，记叙了节令、婚嫁、生育、丧葬、交往、宗教、生活等习俗。“五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。这些习俗，与我的家乡大多相同，也有一些不同之处。“风俗，天下之大事也。”（见《资治通鉴》）民间习俗有着极强的文化整合力，离开了传统的习俗，抽掉了应有的文化内涵，生活就失去了魅力。我们需要从传承和构建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民俗文化，在传承好民俗文化的同时，有所创新，使之更适应当代人的需要。志书中留存的大量传统农具和生活用具照片，比如扁桶、风车、独轮车、夹篮等，看了让人思绪翻飞，不忘躬耕垄亩的艰辛，还有古色古香的堂轩架台、升与斗、酒坛……让我们看到父辈们生活的模样，进一步理解了乡愁的分量。

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许多冠以村名的地方，已没有了农田、老树、古宅、祠堂，看不到村庄的影子。古老的村落文化，在现代文明进程中被湮没，被遗忘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陈圩人不惮“启动之难，筹资之艰，搜集之苦，编撰之累”，修成村志，让古老的村落文化得以传承，就显得殊为不易、意义不凡了。



半本书又半本书

——《书之书》自序

李伟明

这本书，是关于读书的书，也是勉强为之的一本书。因为收在里面的文章都和书有关，所以取名《书之书》。

写这么一批文章，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。那时，我在报社负责副刊，常常感叹本土作家的作品难以走向全国。虽然有几位老作家曾经在业内名声不小，但到了互联网时代，他们的大名在网上几乎搜索不到，更别提当年那些作品了。酒好也得勤吆喝，我认为，在百花齐放、写手如云的今天，作家们的作品哪怕再好，也需要有人推介，光靠自然生长，恐怕难以走得更远。于是，我便和编辑部的同事商议，在副刊开设一个栏目，专门介绍本土作家。与之相对应的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以评论的方式推出本土作品。我想，一本书，如果有读者的文字助力流传，它被人提起的概率总是要高一些吧。

后来，因为工作调整，这个报纸栏目自然消失了。为他人写书评的事，我倒还在坚持着，只不过一直零零散散，不成体系。再后来，我调离报社，先后换了两个单位。不管从事什么职业，都没有放弃阅读与写作。到了2017年初，赣州市图书馆为了营造读书氛围，在《赣州晚报》开设《书香赣州》专版。因为我写过一些书评，图书馆负责人约我开了个专门推介本土作品的栏目《赣南新作过眼录》。遗憾的是，2019年，我曾经两度工作过的《赣州晚报》就不再出现在读者的生活中了。令人欣慰的是，2019年评选第26届江西省报纸副刊好作品（2018年度）时，《赣南新作过眼录》获评优秀专栏。

此后，我还陆续为本土出版的新书写了些评论性的文字发表在《赣南日报》等报刊。按我的想法，是要将当年的专栏《赣南新作过眼录》写成一本书出版的。但写着写着，我的想法有了些变化，索性选择外地那些已故作家的书，包括正宗的古人作品评一评。

于是，这两年，我利用业余时间，集中读了一些古典作品，以及现代已故作家的作品（有的以前读过，这次为了写文章而重温）。因为向来喜欢武侠，自己还写起了武侠小说，便借此机会对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也谈了些体会。梁羽生的作品可圈可点者不算多，放在一篇文章里说完。金庸的作品本来值得细品，但时间关系，只选了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各写一篇，而且只能写成“印象记”——很表层，确实只是凭印象点到为止。

这两部分内容，便组成了本书中的“赣州书”和“九州书”两辑。此外，我将和自己的书有关的文字单列出来，作为一个部分。这部分的数量最少，纯粹是为了交代此前出版的几本书的写作背景等，带点“备忘”的意味。

就这样，通过后面两部分内容，又凑起了半本书。半本书与另半本书叠加，这本《书之书》就算完成了。

我知道，这只是一本小众图书。写这样的文章，出这样的书，还有一个出发点，就是希望倡导读书。当今社会太需要阅读氛围了。不管你读什么书，高雅作品还是通俗读物，总比不读好。想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，地摊文学繁荣，火车站、汽车站等公共场所都有书报摊，虽然也有人痛斥某些读物低端，但实现在回首，那未尝不是一个全民阅读的好时代。再看如今，很多人懒得面对文字，只想通过短视频（连稍长一点的视频都没耐心了）打发时间，甚至免费赠送图书也不想接受，徒有豪宅却无一册藏书，凡此种种，还真未必是什么好事。长此以往，人类的文化水平、认知能力会不会整体滑坡？很多生存的本能，会不会就这样渐渐退化乃至消失？此情此景，多少有点让我辈杞人忧天。但愿我确实是多虑了。



《书之书》
李伟明著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